

西方群际接触理论研究与启示*

郝亚明

群际接触能通过增进了解、缓解焦虑、产生共情等机制来提升群际关系,而接触效果的泛化和接触方式的拓展进一步使得群际接触理论的政策应用价值大幅提升。需要注意的是,群际接触的积极效应是有条件和存在限度的。严重违背最优条件可能导致消极接触并对群际关系造成负面影响,而诸如群体文化差异和利益竞争等问题也无法在群际接触的理论框架中得到彻底解决。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政策与群际接触理论的逻辑预设基本一致,群际接触的相关研究对于我国促进族际交往的实践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群际接触理论 族际交往 民族关系

作者郝亚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地址:天津市,邮编 300071。

2010年1月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来,这一方针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促进民族关系的指导性原则之一。“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族群众在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① 国家将增进族际交往视作促进民族关系的基本路径,力图通过交往交流交融为民族团结构筑牢固的社会基础。有关族际交往对于民族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远不够系统深入,理论框架和实证支撑双重缺失;也因为缺乏整理归纳和比较分析,针对族际交往对民族关系的具体影响的观察或推论呈现碎片化状态。缺乏明确理论指导也在民族工作实践中引发了一些混乱和困难。例如,中央强调积极推动族际交往以促进民族关系,而地方政府却担心族际接触增多引发族际矛盾;旨在增进族际互动的城市多民族社区在一些地方成为管理难点等。

群际接触理论(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是西方社会心理学学科为解决群际冲突问题而发展出来的一套理论体系。这一理论集中关注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交往对群际关系的影响,被公认为是改善群际关系最有效的策略之一。^② 群际接触理论形成于二战之后的美国,刚刚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多民族国家建设视角下少数民族社会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1CMZ0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 NKZXB1486)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人民日报》2014年5月30日。

② 参见 John F. Dovidio, Samuel L. Gaertner & Kerry Kawakami, “Intergroup Contact: The Past, Present, and the Future,”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Vol. 6, No. 1, 2003.

过去的世界大战使美国社会意识到为避免因分裂而被征服的下场就必须实现国家团结(national unity),而首当其冲必须解决的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种族(白人与黑人)关系问题。一大批著名学者为这一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威廉姆斯(Williams R.)^①、史密斯(Smith F. T.)^②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Allport G. W.)成为集大成者,他的经典著作《偏见的本质》一书被视作群际接触理论形成的标志。^③

尽管今天群际接触理论的解释范围已经扩展到诸多群体,但其最初形成的研究起点却正是不同种族及民族之间的族际交往过程,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其视作是一种族际接触理论,^④对于族际关系这种最重要的群际关系有着特别的解释效力。^⑤ 本文尝试对群际接触理论的相关内容进行较全面的评述整理,并以此为基础来剖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政策原则,力图为我国通过族际交往巩固民族团结大局提供一些理论与实践借鉴。

一、群际接触的效力问题

在社会心理学的视域中,导致群际冲突的主要原因在结构上可以区分成三个方面:认识上的刻板印象、态度上的偏见以及行为上的歧视。这些群际冲突动因的形成源于不同群体彼此之间缺乏充足信息或持有错误信息,而群际接触则为增进群体间相互了解或澄清对外群体(out-group)的错误信息提供了机会。基于此,人们较早就形成了群际接触可以减少群际冲突的假设(intergroup contact hypothesis)。布拉姆菲尔德(Bramfield T.)在其对美国公立学校中种族关系研究的著作中写道,“如果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们能够自由而真诚地交往,那些紧张与困难、偏见与困惑,都会消失;如果人们不能彼此交往而是相互隔离,那么偏见和冲突就会像疾病一样疯狂生长”。^⑥

心理学家谢里夫(Sherif M.)通过实验研究证明了群际接触发生的环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认为,仅仅是接触并不足以促进群际关系,一般性接触还经常会加剧对外群体的偏见。^⑦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奥尔波特提出了群际接触理论的核心观点,即:对立群体的成员在恰当的条件下进行接触,可以减少群体之间的敌意并形成积极的外群体态度。^⑧

如上所述,群际接触理论研究起点和实证基础都集中于种族民族群体的交往与关系问题。早在奥氏提出群际接触理论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相关理论实证研究。泽里格斯(Zelig

① 参见 Williams R. M. Jr., *The Reduction of Intergroup Tensions*,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47; Sherif M., Harvey O. J., White B. J., Hood W. R., & Sherif C. W., *Intergroup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The Robbers Cave Experiment*,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Book Exchange, 1961.

② 参见 Smith F. T., *An Experiment in Modifying Attitudes Toward the Negro*,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43.

③ 参见 Allport G. W.,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54.

④ 参见 Pettigrew T. F. & Tropp L. R., "A Meta-Analytic Test o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90, No. 5, 2006.

⑤ 群际接触理论未被中国民族研究所重视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该理论侧重心理学领域;二是该理论后期涉及的群体较广,并不集中于族际关系和族际接触;三是相关实证研究大多是采用实验研究方法进行。

⑥ Bramfield T., *Minority Problems in the Public School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6, p. 245.

⑦ 参见 Sherif M., Harvey O. J., White B. J., Hood W. R., & Sherif, C. W. *Intergroup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The Robbers Cave Experiment*.

⑧ 参见 Allport G. W.,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p. 537.

R.)和亨德里克森(Hendrickson G.)研究了人们对39个不同种族群体的态度,发现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就是个体所宣称的对这些群体的熟悉或了解程度。^①史密斯(Smith F. T)设计了一个实验项目,让一群哥伦比亚大学的白人学生与纽约黑人社区的领袖在周末进行一系列的社交接触和智力活动。结果发现,相对于控制组中未进行跨种族接触的大学生而言,实验组的大学生对黑人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善。^②二战中美国士兵在战场上的经历也为群际接触理论提供了系统的案例和天然的试验场。尽管战时美国部队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在制度上是按照种族隔离方式进行编队的,但在战场上不同种族的编队之间需要协同作战。一个显著的后果就是那些有过跨种族联合作战经历的士兵比那些没有该种经历的士兵在种族态度上要积极得多。^③海上商船队的经历也支持群际交往改善群际关系的假设。白人海员与黑人海员在相互协作的状态下进行越多的海上航行,他们彼此之间的种族态度变得越积极友善。^④多伊奇(Deutsch M.)和柯林斯(Collins M. E.)比较了一个跨种族随机分配公寓的住房项目和一个遵照个人意愿更加种族隔离的住房项目。他们发现,相对于种族隔离式的社区,混居区的白人居民更积极、更频繁地进行跨种族接触,随后这些居民也展现出更加积极的种族态度,并且减少了种族刻板印象。^⑤

群际接触理论形成几十年来,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涵盖了实验研究、调查研究、实地研究、档案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从最初的种族民族群体扩展到老年人、残疾人、精神疾病患者、难民以及同性恋者等群体,但一直未能平息人们在群际接触理论效力问题上的争论。也即群际接触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群际关系?为了回应这方面的质疑,群际接触理论的领军学者佩蒂格鲁(Pettigrew T.)用元分析(meta-analysis)^⑥的方法对相关实证研究进行了完全定量的评估。他对20世纪群际接触理论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全面整理,最终的分析涉及来自38个国家的515个研究,包含样本个案25万多人。分析结果显示,94%的研究中群际接触与群体偏见呈现负相关,也即群际接触越多,群际偏见程度越低。群际接触与群际偏见的相关系数平均值为-0.21($r=-0.21$);在严格的实验研究中,相关系数的平均值高达-0.33($r=-0.33$)。^⑦元分析确证了群际接触与群际偏见之间存在稳健的、高度的负相关关系,基本平息了学界在群际接触与群际关系问题上的争论。

如果群际接触的效力仅仅维持在特定时间特定场合特定个体身上,那么这种理论的价值将大打折扣。因此,学者们开始积极探究群际接触理论的效果泛化(generalization)问题。群际接触的效果泛化一般被区分为三个递进的层次:从特定情境中泛化到其他情境;从个体泛化到所属群体;从接触群体泛化到其他群体。第一个层次是积极接触效果的跨场景延续问题。

① 参见 Zeligs R. & Hendrickson G., "Racial Attitudes of 200 Sixth Grade Children," *Sociology & Social Research*, Vol. 18, 1933.

② 参见 Smith F. T., *An Experiment in Modifying Attitudes toward the Negro*.

③ 参见 Singer H. A., "The Veteran and Race Relation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 Vol. 21, No. 7, 1948.

④ 参见 Brophy I. N., "The Luxury of Anti-Negro Prejudic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9, No. 4, 1946.

⑤ 参见 Deutsch M. & Collins M. E., *Interracial Housing: A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of a Social Experiment*,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1.

⑥ 元分析是用统计的概念与方法,全面地收集、整理与分析之前针对某个主题所做的实证研究,从中探寻该问题或所关切的变量之间的明确关系模式。

⑦ 参见 Pettigrew T. F. & Tropp L. R., "A Meta-analytic Test o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90, No. 5, 2006.

研究发现存在群际接触效果在不同情境中未能延续的情况,但不断的积极接触所带来的累积效果可以最终打破情境局限,实现群际关系的稳定改善。第二个层次是对一个外群体成员的积极态度能否最终导向对其所属整个群体的积极态度问题。学者提出了诸如突显归类(salient categorization)、去归类(decategorization)和再归类(recategorization)等接触策略,借此群际接触可以达成这种泛化效果。第三个层次是最高级别的泛化过程,强调接触效果从一个接触群体泛化到多个或所有外群体。尽管很多人认为这种泛化不可能发生,但一些实证研究却证明了这种效果的真实存在。一项欧洲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发现,对于拥有跨族群友谊的个体而言,他们对所有外群体的态度都显著地友善得多。^①对群际接触效果泛化问题的研究,极度彰显了群际接触理论的效力及现实应用价值。

除了群际接触效果的泛化之外,群际接触方式的拓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心理学的学科特点,经典的群际接触理论主要关注面对面的直接接触(face-to-face direct contact)对于群际关系的影响问题。但在现实场景中,直接的群际接触很多时候难以实现(时空限制),有时候还会带来很多的负面效果(焦虑感等),而正处于激烈冲突之中的群体之间也不适合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因此,群际接触理论饱受实用性(practicality)问题的困扰。随着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不断深入,群际接触理论开始向间接接触(indirect contact)延伸拓展。学者们通过实验研究发现,面对面的接触并非是改善群际关系的必要条件,直接接触与间接接触在降低外群体偏见的作用上没有显著的差异;基于对间接接触的专门研究,目前大致提出和形成了四种间接群际接触假设。

1. 扩展接触假设(extended contact hypothesis)。莱特(Wright S. C.)等人提出,仅仅知道内群体(in-group)成员中有人与外群体成员是朋友关系,也会促使这个群体形成更加积极的外群体态度。^②一些实证研究证明了这种效果,例如陶斯(Tausch N.)等人调查了北爱尔兰地区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认为扩展性接触对于改善群际关系起到显著作用。^③

2. 想象接触假设(imagined contact hypothesis)。即使是想象着与外群体成员进行接触交往,也可以降低群体偏见和产生积极的群际态度。克里斯普(Crisp R. J.)和特纳(Turner R.)指出,在心理上模拟与外群体成员进行积极的社会互动,随之形成对外群体的积极情感,并进一步产生对外群体的积极观念以及提升与外群体交往的动机。^④

3. 替代接触假设(vicarious contact hypothesis)。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人们是通过观察他人来形成自己的态度、价值、情感倾向和行为方式。通过将社会认知理论运用于群际交往领域,替代接触假设提出,观察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之间成功的群际接触经历,能够改善观察者的群际态度并且提高他们与外群体进行直接群际接触的意愿。^⑤

① 参见 Pettigrew, T. F., "Generalized Intergroup Contact Effects on Prejudi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23, No. 2, 1997.

② 参见 Wright S. C., Aron A., McLaughlin-Volpe T. & Ropp S. A., "The Extended Contact Effect: Knowledge of Cross-group Friendships and Prejudi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73, No. 1, 1997.

③ 参见 Tausch N., Hewstone M., Schmid K., Hughes J. & Cairns E., "Extended Contact Effects as a Function of Closeness of Relationship with Ingroup Contacts,"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Vol. 14, No. 2, 2011.

④ 参见 Crisp R. J. & Turner R. N., "Can Imagined Interactions Produce Positive Perceptions? Reducing Prejudice through Simulated Social Contact,"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64, No. 4, 2009.

⑤ 参见 Mazziotta A., Mummendey A. & Wright S. C., "Vicarious Intergroup Contact Effects Applying Social-cognitive Theory to Intergroup Contact Research,"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Vol. 14, No. 2, 2011.

4. 模拟接触假设(para-social contact hypothesis)。模拟接触假设强调大众媒介可以产生类似真实面对面接触的效果。夏帕(Schiappa E.)等学者提出了这一假设并设计了系列实验研究,证明通过大众媒介的模拟接触过程的确能够减少人们对外群体的偏见,改变人们对特定群体特性的刻板认识。^①在传统大众媒体之外,网络社会中模拟接触假设将有更大的应用空间。有学者分析了通过网络进行的模拟接触所具备的优势和特点,论证了其对于改善群际关系具有重要作用。^②

间接群际接触具有超越面对面直接群际接触的重要实践价值,极大地扩展了群际接触理论的解释力度和应用范围。尽管这些假设尚存一些理论疑问,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撑,并且间接接触带来的效果可能不如直接群际接触那样稳定持久。但毫无疑问,在群际直接接触开始之前先开展一些间接接触,将极大地促进整个接触过程的顺利进行。

二、群际接触的最优条件问题

群际接触理论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一直面临着根本性的困扰,即群际接触到底是减少了群际冲突还是增加了群际冲突。罗宾·威廉姆斯认为,“对于所有社区的所有群体而言,无论是多数种族还是少数种族,族际交往越频繁,种族偏见就越少”。^③与这种乐观主义论调不同,一些学者秉持悲观主义的视角,“不同种族在平等条件下的接触只会滋生怀疑、恐惧、憎恨、骚乱甚至公开的冲突”。^④争论不仅出现在理论层面,很多实证研究也呈现出相互抵触的结论。

以早期的实证研究为例,例如,一项亚拉巴马州的研究显示,来自美国北部的白人大学生平均每在南方多呆一年都会增加反黑人的偏见;^⑤霍洛维茨(Horowitz E. L.)比较了种族隔离学校和非种族隔离学校中白人孩子的种族态度,结果发现并无显著差别;^⑥威廉姆斯对美国不同地区四个城镇的社会接触与种族态度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白人与少数种族群体接触越多,其所持有的负面偏见就越少。^⑦在佩蒂格鲁所做的元分析研究中也可以看到,依旧有数十个研究不支持群际接触减少群际冲突的结论。

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教育系统中白人与黑人的种族隔离违宪,要求终止学校中的种族隔离行为。人们普遍相信,一旦两个种族彼此接触交流,种族间的偏见和歧视将不复存在。^⑧这项法令得到了数十名顶尖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背书支持。然而奥尔波特则认为,美国最高法院的法令不切实际且无法达到既定目的,因为仅仅将不同种族或族群简单放在

① 参见 Schiappa E., Gregg P. & Hewes D., “The Parasocial Contact Hypothesi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Vol. 72, 2005.

② 参见 Amichai-Hamburger Y. & McKenna K. Y. A., “The Contact Hypothesis Reconsidered: Interacting via the Internet,”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Vol. 11, No. 3, 2006.

③ Williams R. M., *Strangers Next Door: Ethnic Relations in American Communiti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4, p. 168.

④ Baker P. E., *Negro-White Adjustment*, New York: Association Press, 1934, p. 120.

⑤ 参见 Sims V. M. & Patrick J. R., “Attitude toward the Negro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7, No. 2, 1936.

⑥ 参见 Horowitz E. L., “The Development of Attitude toward the Negro,” *Archives of Psychology*, Vol. 194, 1936.

⑦ 参见 Williams R. M., *Strangers Next Door: Ethnic Relations in American Communities*.

⑧ 参见 Cook S. W., “Cooperative Interaction in Multiethnic Contexts,” In N. Miller & M. Brewer ed., *Groups in Contact: The psychology of desegregation*,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1984, pp. 155-185.

一起并不足以消除他们彼此所持有的刻板印象,这种场景下的随意接触将会导致焦虑感并强化彼此的刻板印象。斯蒂芬(Stephan W. G.)日后对学校去种族隔离的研究印证了奥尔波特的判断。他的研究证明只有13%的白人学生报告对黑人学生的印象有所改善,34%的白人学生表示没有变化,53%的白人学生表示对黑人学生的印象更为负面。^①

奥尔波特指出,接触本身并不是克服群际偏见的有效工具。群际接触是一个变化的现象,分为积极接触与消极接触。他将促成积极接触的最优条件(optimal conditions)归纳为四条:(1)平等地位,即接触群体在接触的情境中保持平等的群体地位;(2)共同目标,即设立接触双方均积极努力才可以达成的特定目标;(3)群际合作,即接触双方在达成共同目标过程中处于合作而非竞争状态;(4)制度支持,即官方、法律、道德规范、社会传统对群际接触予以支持和鼓励。^②他认为,只有在这四条最优条件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才能确保群际接触产生积极效果。

事实上,奥尔波特被公认为群际接触理论的创始人,其最大的贡献并不在于他对群际接触与群际关系的精炼概括,而在于他提出了群际接触的最优条件问题。首先,最优条件的提出使得群际接触理论摆脱了长期争论的困扰。在最优条件被违背的情况下,群际接触才会导致群际冲突的产生;是群际接触条件而不是群际接触本身导致了群际冲突的产生。其次,最优条件的提出深化了人们对群际接触和群际关系的理解,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人们开始不再单纯关心群际接触本身,进而开始关注群际接触的环境和条件问题。正是这种创见,使得群际接触从一种假设进化为严密的理论体系。

奥尔波特在提出群际接触理论时将最优条件视作先决条件,很多严格遵循最优条件的实验研究都取得了良好的积极接触效应。然而,一些研究又发现,即使在不满足最优条件的情况下,群际接触也能对群际关系产生积极效应。佩蒂格鲁通过元分析发现,满足最优条件的研究中群际接触与群际偏见的相关系数平均值为-0.287,而不满足最优条件的研究中两者相关系数的平均值为-0.204。这就说明,在不满足最优条件的情况下群际接触依然具备促进群际关系的积极效应,但遵循最优条件能够增强群际接触的积极效应。因此,总结认为,最优条件只是群际积极接触的促进条件,而非必要条件。^③尽管如此,奥尔波特的最优条件依旧具有重大意义。遵循这些最优条件不仅可以增强群际接触的积极效果,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防止消极接触的发生。

在奥尔波特最优条件的影响下,学者们不断地发展情境变量以促进最优接触,被提及的最优条件超过50个之多。例如通用语言、自愿接触、经济繁荣、不过于负面的最初群体印象等。但佩蒂格鲁认为这些研究者混淆了促进性条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与必要条件(essential conditions)之间的区别,而且过多的最优条件事实上排除了绝大多数群际接触场景。^④然而发展新的最优条件的努力也并非毫无意义,人们发现群际友谊的形成机会很可能是一个新的必要条件。如果群际接触只是保持在常规状态而无法形成进一步的群际友谊,则可能对于群际关系提升意义不大。在很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群际友谊成为重要的中介变量,如果没有

^① 参见 Stephan W. G., "The Effects of School Desegregation: An Evaluation 30 years after Brown," In M. J. Saks & L. Saxe eds., *Advances in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Erlbaum, 1986.

^② 参见 Allport G. W.,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p. 537.

^③ 参见 Pettigrew T. F. & Tropp L. R., "A Meta-Analytic Test o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90, No. 5, 2006.

^④ 参见 Pettigrew T. 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49, 1998.

群际友谊的形成,则提升群际关系的多种机制均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三、群际接触的作用机制问题

阐明群际接触的作用机制对于确证群际接触的效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群际接触如何作用于群际关系,事实上是一个因果链的探究过程。这种因果关系并非是一种直接的作用,而是通过中介变量产生的间接作用,对群际接触作用机制的研究,事实上就是对链接两者的中介变量的探寻。概而言之,群际接触作用机制的理论探寻经历了一个从认知取向到情绪取向发展的过程。认知取向认为群际接触促进了群体间的相互了解,而情绪取向认为群际接触减少了对外群体的负面情绪,或者增加了针对外群体的正面情绪。基于认知取向的早期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人们发现积极接触效果远比基于认知取向的族际接触理论预测的多,这就说明在此之外还存在其他的作用机制,此后人们开始积极探索情绪取向的群际接触过程。佩蒂格鲁将群际接触的主要作用机制总结为增进了解、缓解焦虑和产生共情三个方面。^①

(一) 增进了解(Knowledge)

偏见源自无知(ignorance promotes prejudice)、熟悉产生喜爱(familiarity breeds liking)是群际接触理论研究的起点。早期理论家们普遍秉持的观点是,群际偏见是由于某一群体对其他群体缺乏充足信息或存在错误信息而产生的,而群际接触可以增进彼此了解。当通过接触习得的新知识修正了对外群体的负面认识,群体关系就会有所改善。整个20世纪对群际接触的研究都视增进了解为最重要的中介变量,奥尔波特群际接触理论的提出也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并使其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学中的主流思想。多维迪奥(Dovidio J. F.)等人将增进群际了解发挥作用的过程细分成三种方式:(1)随着对外群体了解的增加,人们更有可能用更加个性化或个体化的方式去审视他者,并与外群体成员建立新的、非刻板印象的群际关联;(2)对外群体了解的增加可以降低交往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交往中不适的产生;(3)增进对外群体的了解可以获得历史背景和文化敏感性,从而增强跨文化理解的能力。^②

(二) 缓解焦虑(Anxiety)

情绪对于群际接触过程至关重要,不同的情绪可能导致不同的接触效果。与群体内部的交往相比,群际交往非常容易引发焦虑感,而焦虑感能够导致不同群体之间产生一系列消极反应,如强化刻板印象、干扰有效沟通、影响群际互信等。史蒂芬(Stephan W. G.)等人认为,群际焦虑(intergroup anxiety)是在群际交往时所发生的一种带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负向情感反应,尤其是在交往群体之前从未有过接触或群体间地位差距巨大时更易发生。^③由于焦虑情绪的存在,即使是两个不存在任何偏见和冲突的群体,也可能形成消极接触。^④当人们与外群体成员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互动并认识到不必害怕此类交往之后,他们的群际焦虑水平会大幅

① 参见 Pettigrew T. 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49, 1998.

② 参见 John F. Dovidio, Samuel L. Gaertner & Kerry Kawakami, "Intergroup Contact: The Past, Present, and the Future,"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Vol. 6, No. 1, 2003.

③ 参见 Stephan W. G. & Stephan C. W., "Intergroup Anxiet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 41, No. 3.

④ 参见 Devine P. G., Evett S. R. & Vasquez-Suson K. A., "Exploring the Interpersonal Dynamics of Intergroup Contact," In R. M. Sorrentino & E. T. Higgins, ed., *Handbook of Motivation and Cognition: The Interpersonal Context*, New York: Guilford, 1996, pp. 423-464.

度下降。群际接触显著地减少了群际威胁和交往焦虑,从而促进了群际关系的积极发展。研究发现,与那些缺乏群际交往的白人相比,有过跨种族接触的白人在群际交往过程中显示出更少的心理紧张状况以及自我报告焦虑感。^①

(三)产生共情(Empathy)

焦虑是群际接触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负面情绪,而共情则是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积极情感。在群际交往过程中,重要的不仅是对不同群体之间差异的了解,更是对不同群体之间差异的理解,而共情的主要表现正是对外群体视角的采用。群际接触尤其是较亲密的接触,如形成跨族友谊等,很有可能使得一个人采取外群体成员的视角并对他们的关注点感同身受。这个新的视角反过来可以改善群际态度,并成为消减群际偏见的重要调节机制。有学者认为,共情从两个角度来消除群际偏见,一方面共情能够使得人们对外群体产生更加积极的感受;另一方面共情影响人们的动机并促使他们对外群体表现出支持性行动。^②

总体而言,群际接触的作用机制就是一个认知与情绪相结合的过程。尽管早期人们普遍认为增进了解是群际接触理论的首要作用机制,但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它在三个中介变量中解释力最弱。情绪变量是比认知变量更有力的解释机制,尤其是焦虑的缓解对群际接触的效果起着关键作用,而产生共情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③显然,全面理解以上三种主要作用机制之间的关系,并探索他们如何联合作用于群际接触的过程,要比理解他们各自独立的作用更为重要。除以上三种基本的作用机制之外,学者们还总结出一些其他的重要中介变量,如群际友谊的发展、依存关系的建立、行为模式的改变以及接触对象的重新归类等内容。这些中介变量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拓展了群际接触理论的作用机制,但目前尚欠缺全面的理论解释和实证支撑。

四、群际接触理论面临的困境

独特的理论地位和广泛的政策应用前景吸引了大批学者参与群际接触的研究,促使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实证支撑日益增加。但由于自身的缺陷^④及现实的复杂性,群际接触理论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一)对理论立论点的挑战

群际接触理论原初的基本假定是群际冲突源于无知和误解,通过相互接触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并进而改善群际关系。这一假设成为经典群际接触研究的理论立足点所在,尽管后期在解释思路上出现了从认知取向到情绪取向的转型,但缓解焦虑和产生共情都被认为是在增进了解的基础上所达成。正如佩蒂格鲁分析的那样,这一理论立足点暗示,群际接触使得不同

^① 参见 Blascovich J., Mendes W. B., Hunter S. B., Lickel B. & Kowai-Bell N., "Perceiver Threat in Social Interactions with Stigmatized Oth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80, No. 2, 2001.

^② 参见 John F. Dovidio, Samuel L. Gaertner & Kerry Kawakami, "Intergroup Contact: The Past, Present, and the Future,"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Vol. 6, No. 1, 2003.

^③ 参见 Pettigrew T. F. & Tropp L. R., "How Does Intergroup Contact Reduce Prejudice? Meta-analytic Tests of Three Mediator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38, No. 6, 2008.

^④ 主要是心理学学科的视域局限。为此,佩蒂格鲁尝试将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加入群际接触模型中以弥补理论解释力的不足。

群体相互了解并最终发现他们彼此之间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这种视角其实是否认群体差异的存在,回避从社会层面或制度改革的层面来处理群际冲突问题”。^① 依照这种逻辑,如果群际相似的观点成立,那么群际接触自然可以促进群际关系;但如果群际相似的观点不成立,那么群际接触则可能对促进群际关系毫无帮助。

不可否认,群际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当这种理论框架被用来解释不同民族群体的族际交往时更是面临着极为严重的挑战,因为民族通常就是被界定为以文化差异为边界而划分的人群共同体。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政治学家福布斯(Forbes H. D.)对群际接触理论进行了近乎彻底的批判和否定。他认为,群体冲突,尤其是族际冲突的来源并非刻板印象,而是对文化差异以及对同化的恐惧。在个体层面,族际接触可以增进了解,减少差异,消除偏见,产生群际关系和谐的效果;但在群体层面,族际接触却激发了对同化的担忧,产生对差异的保护或者增加保持差异的努力,使得人们强烈维护各自的群体认同,因而在实际上增加了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②

(二)对最优条件的挑战

奥尔波特的最优条件认为,群际接触在平等地位、共同目标、群际合作以及制度支持四个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才能确保产生积极接触效果。如果严重违背最优条件,则群际接触极有可能强化群体偏见并引发群际紧张。资源竞争理论是现代族群理论的一个重要范式,它将族群视作服务于资源竞争目的的社会工具。“冲突是因为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在不同人群中的争夺而产生的,包括族群在内的群体都是社会竞争的工具之一”。^③ 在资源竞争理论的视角中,族际之间主要是竞争关系而非合作关系;而在资源竞争激烈的社会场景中,双方的平等地位、共同目标及制度支持势必都难以建立与维持。更有学者指出,当群体之间处于竞争关系或者接触群体地位不平等时,制度性支持因素相反会引发群体之间的敌意,降低群际积极接触发生的可能。^④ 也就是说,资源竞争理论预设了族际交往必然是一种对最优条件全面违背的群际接触类型,从而极大地挑战了群际接触理论在调节族际关系中的应用价值。资源竞争理论引申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群际接触理论如何容纳利益分歧问题? 群际接触对处于明确竞争关系的群体有多大意义?

(三)对因果关系的挑战

对因果关系的质疑一直被认为是群际接触理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群际接触理论认为,群际接触降低了群际偏见并进而改善了群际关系。而反对者则认为相反的因果逻辑也是真实存在的,即对外群体偏见程度低的人更乐于进行群际接触,而对外群体偏见程度高的人则尽力避免参与群际接触,这种选择偏倚(selection bias)使得人们错误地理解了这个过程因果逻辑关系。

对此,佩蒂格鲁提供了三种解决方案,第一是寻找一些严格限制自我选择的群际接触场

① Pettigrew T. F. & Tropp L. R., "How Does Intergroup Contact Reduce Prejudice? Meta-Analytic Tests of Three Mediator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38, No. 6, 2008.

② 参见 Forbes H. D., *Ethnic Conflict, Commerce, Culture, and the Contact Hypothesi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③ 关凯:《社会竞争与族群建构:反思西方资源竞争理论》,《民族研究》2012年第5期。

④ 参见 Pettigrew T. F. & Tropp L. R., "How Does Intergroup Contact Reduce Prejudice? Meta-Analytic Tests of Three Mediator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38, No. 6, 2008.

景；第二是借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去比较方向相反的因果路径；第三就是从截面研究转向长时段的历时性研究来探明明确的因果方向。^①对因果关系的探讨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现实问题，即如何增强人们的群际接触意愿？毕竟对于群际接触意愿较低的人而言，他们往往既拒绝进行群际接触，也拒绝改变所持有的外群体态度。

（四）两个不对称问题

第一个是优势群体和劣势群体在接触效果上的不对称问题。尽管最优条件指出接触群体在接触场景中保持平等地位有助于形成积极接触效果，但现实生活中的群体不平等依旧会被带入群际接触过程。研究发现，与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群体相比，群际接触对处于较高地位的多数群体的外群体态度能产生更为强烈的影响。^②主流群体态度的改变固然可喜，但如果群际接触不能使劣势群体的态度得到相应提升，群际关系依旧难以发生质的变化。

第二个是积极接触效应和消极接触效应的不对称问题。众所周知，积极接触可以减少偏见改善族(群)际关系，消极接触则会强化偏见恶化族(群)际关系。有研究指出，“相对于积极接触所产生的改善族际关系效应而言，消极接触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强于积极接触所带来的正面影响”。^③这种不对称告诫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应用群际接触理论存在一定的风险，以这种途径改善群际关系的努力可能导致群际关系严重恶化的后果。

五、群际接触理论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政策的启示

在多民族国家长期的社会政治实践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族际交往对于民族关系的积极意义。然而，当这份历史共识被普遍性地视为理所当然或不证自明时，学界却也因之失去了进一步探究的动力和方向，很多时候仅仅是简单地将两者归结为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国内的族际交往研究存在诸多不足，缺乏清晰展示族际交往作用于民族关系具体过程的经典案例研究，缺乏客观测量族际交往对民族关系作用程度的调查统计研究，缺乏以相关实证资料为基础的族际交往理论建构研究。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证层面，国内的相关研究难以明确回答一系列问题，如族际交往为何影响民族关系？族际交往如何影响民族关系？族际交往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程度多大？族际交往促进民族关系是否存在前提条件？族际交往能够解决民族关系中的哪些问题？国内族际交往研究理论提炼较少，使其难以对当前现实问题发挥指导作用；而积极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并展开对话，无疑从理论或实践层面都是大有裨益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一种政策表述，既是对中国历史上民族事务成功经验的总结与概括，也是对中国当前促进民族关系若干基本原则的坚持与强调。就基本意涵而言，交往就是促进族际接触族际互动，交流就是增进族际理解消除族际偏见，交融就是化解族际矛盾达成民族团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展示的就是从族际接触到族际理解再到族际团结逐步递进的过程，这与群际接触理论的逻辑预设高度吻合。我们应该认识到，群际接触理论是基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种族族群交往实践而形成的理论体系，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必然与多民族中国存在

① 参见 Pettigrew T. F. ,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49, 1998.

② 参见 Pettigrew T. F. & Tropp L. R. , "Does Intergroup Contact Reduce Prejudice? Recent Meta-analytic Findings," In S. Oskamp ed. , *Reducing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Hillsdale, NJ: Erlbaum, 2000, pp. 93-114.

③ Fiona Kate Barlow, Stefania Paolin et al. , "The Contact Caveat: Negative Contact Predicts Increased Prejudice More Than Positive Contact Predicts Reduced Prejudi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38, No. 12, 2012.

显著差异。尽管如此,作为社会心理学历史上最成功的理论之一,其相关研究对于中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政策实践依旧具有不容低估的借鉴和启示意义。^①

(一) 族际交往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基础

在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整体结构的阐述中,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各种史实资料显示,不同民族之间的流动、接触、混杂、融合是一种历史常态。^②正是这种历史长河中频繁而不间断的族际交流互动,才造就了中华民族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然而,广袤的疆域、多元的文化、边疆—内地的民族地理分布、相对缺乏流动性的经济形态以及管控型的户籍制度,又使得中国的族际交往长期保持着不充分与非均质的双重特性。根据群际接触理论,族际交往不充分将导致针对其他民族错误认知的形成及负面交往情绪的产生,并且妨碍民族间相互理解能力的建构。在我国的民族交往实践中类似问题普遍存在,族际相互了解大多较为肤浅和片面,族际信息中充斥着大量的道听途说和自我想象,对族际差异缺乏包容理解,对族际交往充满疑虑担忧,而诸多问题的本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族际交往不充分。这些消极后果的存在进一步说明,促进族际交往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必由之路。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政策原则正是针对我国民族交往不充分的现实,力图以族际交往为民族团结的大局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了群际接触对于提升群际关系的效力,而且这种积极效应还可以通过接触效果泛化和接触方式拓展实现最大化。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坚定族际充分交往是和谐民族关系基础的信念,积极稳妥促进族际交往;另一方面要因地、因时制宜地采取各种群际接触形式,激发不同民族群体族际交往的积极性,努力发展跨民族的个体或群体友谊。

(二) 族际交往并不必然导向民族团结

近几十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城市化和现代交通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各民族人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动。族际自发接触进一步增多,族际交往开始普及深化,并逐步从公共领域进入私人领域。人们通常认为,族际交往必定带来族际关系的提升。然而,族际交往增加一定能够促进民族关系吗?群际接触理论对此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我国的民族关系现实也印证了这一点,更多自发族际接触在一些地方甚至带来了民族之间的摩擦。例如,有学者在青海西宁市调查发现,民族之间发生摩擦次数多少与民族之间接触频率密切相关,族际个体矛盾有可能进一步激化并形成针对其他民族整体性的负面评价与刻板印象。^③对此群际接触理论给出了两种解释路径:乐观的解释是,群际接触存在阶段性,积极接触的发生需要一定的时间;悲观的解释是,这些自发族际交往中存在相当数量的消极族际接触。

从群际接触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来看,群际交往与群际关系之间并非是绝对的线性关系。受接触场景中各种因素的影响,群际接触既可能发展成积极接触以改善群际关系,也可能发展成消极接触并恶化群际关系。要确保积极群际接触的发生,必须满足平等地位、共同目标、合作关系及制度支持等一系列最优条件。由此对中国的族际交往实践形成几条启示:第一,考虑到中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中国族际接触的最优条件与奥尔波特

① 通常而言,较之一般社会科学,心理学的研究结论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普适性。

②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

③ 参见刘有安:《多民族城市中的族际交往及和谐民族关系构建》,《内蒙古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的最优条件之间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对两者之间异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二,由于消极接触恶化群际关系的能力要强于积极接触提升群际关系的能力,在以外力促进族际接触时必须慎防消极接触对民族关系的破坏作用。在不能创造恰当的接触条件之前盲目推动接触交往,很多时候会导致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第三,在族际自发接触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相对于提供或增进族际交往的机会,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创造符合中国国情的族际接触最优条件,确保族际交往对民族团结的积极作用。

(三)族际交往促进民族关系存在限度与边界

族际交往对于和谐民族关系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存在限度和边界的。族际交往可以解决不同民族之间因缺少了解导致的偏见与歧视,可以缓解群际交往时的焦虑与隔膜,甚至可以为族际政治、经济、文化事项的解决创造良好的宏观社会基础,但它无法消弭民族文化差异,无法解决族际利益竞争和分配等与民族关系密切相关的核心议题。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是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只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而非全部。一些事关民族团结大局的核心问题的解决依然需要从问题本身去寻找解决办法,如果这些问题长久得不到解决,由族际交往所形成的积极效应也难以维持。这种清醒的定位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及运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有效避免对公共政策的误判和误用。

中央提出建设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其目的正在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无疑这一思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族际交往在促进民族关系问题上存在限度和边界,民族互嵌式社会必须在功能定位和构建路径上都有所突破。从功能定位上来说,民族互嵌式社会在注重消除社会心理隔离的同时,还应该强调消除社会结构分割和消除社会资源排斥;^①从构建路径上来说,民族互嵌式社会离不开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少数民族权利保障及少数民族社会融合的辅助和支撑。

〔责任编辑 马俊毅〕

^① 参见郝亚明:《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现实背景、理论内涵及实践路径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Contents, Abstracts and Keywords

On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Yang Song to the Ethnic The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Zheng Dahua(1)

Abstract: In 1938, Yang Song elaborated on a series of major national theory issues, such as "Chinese nation",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on his serial lectures opened in Marx-Leninism Institut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was the Party's leading cadres' first theoretical elaboration on major national theory issu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For "Chinese nation", he emphasized that China was a multi-ethnic country, the Chinese nation was the common name of Han people and "Hanization" people, and all peoples in China were equal; for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 he proposed that "a new Republic of China with independence, freedom and happiness" should be founded, and it was different from the democratic republics such as France and USA, also differed from the socialist Soviet states of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like USSR; for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he put forward that the right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its proper use, and Marx-Leninism advocated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but did not advocate national dispersion and separation, and national autonomy was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national problems. Those ideas above had a deep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the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Keywords: Yang Song; national theory; Chinese nation;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 national autonomy.

The Western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and Its Revelation Hao Yaming(13)

Abstract: Intergroup contact could be used to improve intergroup relations by enhanc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relieving anxiety, and producing empathy mechanism; at the same time, the generalization of the contact effect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contact way also increased dramatically the policy application value o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intergroup contact was conditional and limited; a serious breach of optimal conditions may result in negative contact and caused negative effect on the intergroup relations; more seriously, issues such as their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competing interests could not be completely resolved in the theory framework of intergroup contact. The policy of the ethnic intercourse, interacting, and co-mingling has the same logic presupposition as the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so the related studies of intergroup contac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our country's practice in the ethnic intercourse.

Keywords: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ethnic intercourse; ethnic relations.

The Configurations of Ethnography: From the Epistemological Turn to the New Ontological Return Wang Mingming(25)

Abstract: Ontology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ities of being and the elements of "fact" and "world") and epistemology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knower) are relative to each other;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anthropology, ontological